



歷代銓評張祜詩析論 ——兼論元、白排抑張祜事由

鍾國卿

中興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摘要

張祜是中晚唐之交一位著名的詩人，除了五百餘首詩歌外，沒有其他的文學作品流傳於世，在文學史中也無顯著的聲譽，但自晚唐開始，他的詩作受到許多詩人或評論家的關注，論者除了在不同詩風給予評析或揄揚，也試著根據他的詩作內容或風格為他劃歸流派，張祜曾與韓愈、杜甫、白居易、賈島、孟郊、李商隱、杜牧、司空圖、王建等不同詩風的著名詩人齊名，說明了他創作主題的多樣性，風格的多元化。自宋代至清代，眾多學者進而從張祜不同種類的詩作檢視他的詩歌風格與價值，在樂府詩、記載歷史的詩歌、題詠詩、宮體詩、絕句等都獲得了不錯的評價。從歷代詩話、詩評、文人評議等資料，可以了解歷代文人及詩評家對張祜不同的銓評視角與觀點，藉由這些銓評資料，可以看出宋代以後，詩人與評者對張祜的詩歌的評論多是帶有揄揚與推崇的。

終身不仕的張祜也引起文人與詩評家的同情與關懷，並將他未能順利入仕的最主因，導向元稹與白居易先後兩次的排壓；但析讀記載元、白抑屈張祜的史料，可以看出似乎有文本誤讀、歧義的情形，元、白兩人只是就當下的狀況給予張祜詩作客觀的評價，並無證據可證明兩人試圖「排壓」張祜。

關鍵字：唐詩、張祜、張祜詩集、宮體小詩、薦舉不捷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Zhang Hu's Poetry: Concurrent Discussion of Hu's Rejection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Kuo-Ching Chung*

Abstract

Zhang Hu was a famous poet in the mid-Tang dynasty. Other than around 500 poems, he had no other literary works and did not have eminent fame. However, since the late-Tang dynasty, his poems drew attentions from poets and reviewers. In addition to commenting on or praising his diverse poetic styles, reviewers also attempted to classify his genres based on the contents and styles shown in his poems. Hu enjoyed equal fame with famous poets of different poetic styles, such as Han Yu, Du Fu, Bai Juyi, Jia Dao, Meng Jiao, Li Shangyin, Du Mu, Sikong Tu, and Wang Jian, well demonstrating Hu's diverse poetic themes and styl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many scholars further examined his poetry style and value from Zhang Hu's different kinds of poems, and obtained good evaluations in Yue Fu poems, historical poems, TiBi poetry, Palatial Poems, and Jue Ju. The current dissertation, examining data such as poetic critique of the past dynasties, poetic evaluations, and literati's appraisal, aimed to probe into viewpoints and

* Ph.D.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perspectives on Zhang Hu from literati and review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With these comments, we could know that after the Song Dynasty, poets and commentators commented on Zhang Hu's poetry with praise and admiration.

Zhang Hu's unemployment in official positions throughout his life also triggered sympathy and care from literati and reviewers, who directed Hu's harsh official unemployment mainly to rejections respectively by Yuan Zhen and Bai Juyi. However, a scrutin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recording oppositions by Yuan and Bai revealed seemingly misinterpretation and ambiguity of the texts. Both Yuan and Bai only ga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Zhang Hu's poem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two tried to "reject" Zhang Hu.

Keywords: Tang Poetry, Zhang Hu, Zhang Hu Shiji (or Collection of Poems by Zhang Hu), Palace Poem, Recommended for Official Positions Yet Rejected by Superiors



一、前言

張祜（792~853），是中晚唐之交的著名詩人，生於江蘇吳縣¹，一生歷經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八朝，本欲通過表薦或科舉方式求仕，但均未獲起用以致終身未仕，晚年移居丹陽並卒於此。

其詩集版本甚多，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六卷本以及十卷本七種，但多已佚失，無復見其全貌，現存古版本有宋代蜀刻本《張承吉文集》十卷、明末《唐百家詩集》本《張處士詩集》五卷、清初《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張祜詩集》二卷，不論二、五卷本，均為宋代十卷本的部分或合併。新版本則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嚴壽澄校編但不做注釋的《張祜詩集》、尹占華 1997 年在甘肅文化出版社及 2007 年在巴蜀書社出版的《張祜詩集校注》，並將輯得但未放入《張祜詩集校注》中者編為《集外詩》。

張祜現存詩五百一十六首、斷句六、聯句一²，在體裁上各體兼備，尤擅於七絕、五律和排律。但前賢似乎對其樂府和宮詞有較多的關注，陸龜蒙曰：「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詞曲艷發。」³王贊曰：「升杜甫之堂」⁴，為杜牧所稱；又或者稱讚他「長於摹寫，不離本色」⁵，為五言之匠，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列張祜為「廣大教化主」白居易的「入室」三人之一，堪與元稹比肩；對張祜的

¹ 到目前為止，可考之史料對於張祜的生年及出生地都未有明確的記載，因此歷代的研究者只能從張祜的詩歌創作尋找線索作為根據進行推論，此據大陸學者李菁《張祜詩集考論》之查考。

²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31。

³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木鐸書局，1982），卷 52，〈張祜〉，頁 795。

⁴ 清·董誥等奉飭編：《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卷 865，〈玄英先生詩集序〉，頁 9070。

⁵ 明·朱警重編：《唐百家詩 存一百五十五卷，附唐詩品一卷》。



評價似乎可謂各有所偏。

觀察近二十年來學界對張祜的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幾個面向。第一是針對張祜的某類詩歌做研究，如高率《張祜題詠詩研究》、

李輝《張祜宮詞研究》、王靜《張祜紀遊詩研究》、劉凱《張祜樂府詩研究》等，屬於對張祜詩歌題材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次是針對張祜詩歌的藝術性、文化性進行研究，如秦毅《張祜詩歌風格研究》、盧嬌《張祜詩歌研究》、金文佳《張祜詩歌與唐代文化》等，對張祜詩歌的思想、藝術風格、成就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從以上研究成果來看，學界對張祜詩歌的研究多圍繞張祜本人及其詩歌內容，唯一探討張祜詩學淵源的只有期刊論文陳才智《張祜與元白詩派的離合》一篇⁶，故本文擬進一步研究張祜詩自晚唐以後至清代的接受狀況，並試圖釐清他與元白詩派的關係。

本文擬以《張祜詩集校注》中附錄之張祜資料佐以歷代詩話、評論、著錄、記事等文本，闡析張祜的詩學風格與他在歷代文人心目中的銓評概說，並對這些銓評的視角加以討論。

二、張祜詩學風格溯源

張祜字承吉，中晚唐詩人，早在元和時期即有詩名，二十歲時首次遊歷京都，開啟他投謁求仕之途。元和六年，韓愈在京師為官尚書職方員外郎，張祜赴京求謁，作有《投韓員外六韻》云：

見說韓員外，聲華溢九垓。大川舟欲濟，荒草路初開。聳地千尋壁，森

⁶ 陳才智：《張祜與元白詩派的離合》，（文學遺產，2005年）



雲百丈材。狂波心上湧，驟雨筆前來。後學無人譽，先賢亦自媒。還聞孔融表，曾薦禰衡才。⁷

此詩前八句強烈的表達了他對韓愈的推崇，後四句則希望自己的才華能像禰衡一樣得到知己的賞識與推薦，雖然最終並未得到韓愈的推薦，但並不影響張祜對韓愈的崇敬之情，在韓愈死後，張祜又在〈讀韓文公集十韻〉云：

天縱韓公愈，才為出世英。言前風自正，筆下意先萌。塵土曾無跡，波瀾不可名。詞高碑益顯，疏直事終明。片段隨冰釋，絲毫入鏡清。文雕玉璽重，詩織錦梭輕。別得春王旨，深沿大雅情。窮奇開蜀道，詭俗哭秦坑。驥逸終難襲，雕蹲力更生。誰當死後者，別為破規程。⁸

這首詩與上首相比，對韓愈聲名、文章、人品的讚揚更是到達極致。與張祜平生傲誕，不肯折節他人的一生相比，實屬罕見，前一首詩可能是因為他有求於韓愈，所以不得不如此，以致有過分的讚譽；但作後一首詩時韓愈已歿，詩中表現出對韓愈的仰慕之情就絕對是發自內心的，詩中「別得春王旨，深沿大雅情」說明他認為韓愈的詩上追詩經，由此二首推崇詩可以合理推論他除了敬重韓愈的人品道德，對韓愈的文學思想應該也是有所企慕或是有意學習的。

張祜與韓愈詩學觀相近也可從他們對杜甫相近的評價看出，韓愈有〈調張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⁹張祜也有〈敘詩〉：「波瀾到李杜，碧海東瀾瀾。」¹⁰「萬丈光焰」與「碧海波瀾」具有相同的意象，杜甫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是無庸置疑的。

⁷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345。

⁸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408。

⁹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 340，頁 1097。

¹⁰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496。



再從張祜的詩作中也可看出，他與韓門弟子有相同的「苦吟」作風，他在《旅次岳州呈徐員外》言「笑命詩思苦，莫信狂李白。」¹¹自嘲自己沒有李白的驕狂天才，是用苦思在作詩的。令狐楚也在推薦張祜的薦表中說他「祜研機甚苦，搜象頗深。」¹²南宋葛立方《韻語陽秋》稱張祜「性喜遊山而多苦吟」¹³，甚至張祜曾在苦吟作詩時被妻兒打斷而怒曰：「吾方口吻生華，豈恤汝輩乎！」¹⁴由上述的「稱讚韓愈」和「苦吟作風」，可以看出此時期的張祜在詩風上，多少受到一些韓愈或「韓愈詩派」的影響。

另外，中國古代的文人同時也多具有政治官員的身分，始終抱著悲天憫人的胸懷，無時不想實現自身安世濟民的宏大願望。韓愈的詩文創作明確提出文以載道，除了表現己身的抱負，也展現了詩學的儒家教化傳統，張祜既心慕韓文公，應該也會有效從韓愈、展才報國的心志。從張祜現存的詩作當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那顆強烈的報國之心，從〈讀狄梁公傳〉：

失運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上保儲皇位，深
然國老勛。聖朝雖百代，長合問王孫。¹⁵

此詩敘述初唐時期狄仁傑在武后竊占唐祚期間，匡救太子，扶保唐室的功業。張祜透過讚美仰慕狄仁傑的才能，一方面表達自己對國事的關心以及豪壯的懷抱，另一方面也慨歎當朝無人扶政的政局現實，暗中表達自己欲投身報國的志向。

¹¹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504。

¹²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 11，頁 122。

¹³ 宋·葛立方、嚴一萍選輯：《韻語陽秋》，（臺北：中華書局，1985），卷 4，頁 29。

¹⁴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臺北：中華書局，1987），頁 211。

¹⁵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38。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存在張祜心中儒家文人的強烈使命感，與懷抱著報效國家的抱負與使命感。

三、晚唐文人對張祜詩學流派之討論與揄揚

承上所述，張祜大約不到三十歲（元和時期）即已有詩名，同時期或晚唐文人對他已有部分評述，其詩作風格多樣，時人多所討論，茲略述如下：

（一）近於南朝清麗詩風

李群玉在〈寄張祜〉詩中：「昔歲芳聲到童稚，老來佳句遍公卿。如君氣力波瀾地，留取陰何沈范名。」¹⁶李群玉作詩推崇謝靈運、陰鏗、何遜、沈約、范雲等南朝詩人，同時取法南朝詩歌，嘗試詠物、宮體、山水、吳歌等各類詩體的創作，曾向宣宗獻詩三百首，宣宗以其歌詩「異常高雅」，賜以「錦彩器物」，後又授他弘文館校書郎，是當時的著名詩人。李群玉此詩作於元和十五年，可間接證明張祜的這種類似陰、何、沈、范的詩句雋美、清新婉麗詩風在其早年就已形成（元和十五年，張祜為二十九歲），在李群玉眼中，張祜作的詩句相當受到歡迎與傳唱，甚至遍及達官貴族，詩筆氣力壯闊，可與南朝幾位大詩人齊名。

（二）近於杜甫風骨詩派

晚唐王贊在為方幹集作的《玄英先生詩集序》中回顧了唐詩的發展歷程，將張祜作為其中一位代表性的詩人提出：

風雅不主於今之詩，而其流涉賦。今之詩，蓋起於漢魏。南齊、五代，

¹⁶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 569，頁 1901。



文愈萎，詩愈麗。陳隋之際，其君自好之，而浮靡恣瀆，流於淫樂，故曰：「音能亡國」，信哉！唐興，其音復振，陳子昂始以骨氣為主，而寢拘四聲，五七字律，建中之後，其詩益善，錢起為最。杜甫雄鳴於至德、大歷間，而詩人或不尚之。……先是丹陽有南陽張祜，差前於生，其詩放言橫肆，皆吳越之遺逸。予嘗較之張祜升杜甫之堂，方幹入錢起之室矣。¹⁷

此序作於張祜卒近四十年後，王贊認為唐詩人以唐初陳子昂、建中之後錢起、杜甫為最高，張祜可升杜甫之堂，在歷代對張祜的評價中，可算是最高的了。王贊論詩標舉風雅、氣骨，將張祜列為杜甫的升堂弟子，可見張祜的詩歌風格以及他對張祜的推崇。

唐大中人顧陶編《唐詩類選後序》自云：

神思耗盡，不覺老之將至，……近則杜舍人、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才兩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別為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但若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以上並無採摭。¹⁸

顧陶以三十年精力，為「察風紀之邪正、審王化之興廢」，宏揚「風雅之作」、「漢魏之風」，推尊杜、李，乃選取唐人詩一千餘首，以類相從，分為二十卷。作為一個負責任的選家，他傾畢生精力選詩，認為其所選詩集中未收錄張祜等人之作實為一大缺憾，因此還特別加以說明，希望能收錄張祜等人的作品附於二十

¹⁷ 清·董誥等奉飭：《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卷 865，〈玄英先生詩集序〉，頁 9070。

¹⁸ 清·董誥等奉飭編：《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卷 765，〈唐詩類選後序〉，頁 7960。



卷之後，可見張祜詩在他心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也由此可間接證知張祜詩風與杜甫應有相似之處。

再者，我們看張祜部分的感懷或投贈詩如〈元和直言詩〉：「臣當涉黃河，心目日且煩。……臣讀帝王書，粗知治亂源。……比干不憚死，諫道久而存。」從中可看出他急欲用世、渴望有為的心境。再如〈旅次岳州呈徐員外〉的「平生負微志，不獨詩酒溺。終懷咸穀泥，定刻燕然石。」詩中說出自身期盼能效命沙場，建立邊功的志願。另外像〈讀西漢書十四韻〉、〈投魏博田司空二十韻〉、〈冬日並州道中寄荊門舍〉、〈遊蔚州昭陵十六韻〉、〈送王昌涉侍御〉等詩，深寓了詩人對當時藩鎮割據的現實狀況的憂心、對當朝政策的思考與建議，也表現了詩人張揚的政治理想、強烈的個性與渴望統一天下的壯志，此類詩篇更充分的表現了杜甫詩派的風骨精神。

（三）近於白居易諷諫詩派

晚唐張為在《詩人主客圖》中，列舉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並將受其影響或有類似詩風的詩人列於其後，有上入室一人楊乘，下續列入室三人，分別是：張祜、羊士諤、元稹，這是討論張祜詩學流派的開始。但就現存詩文來看，張祜與元稹、白居易之間並無任何的詩歌往返，也無密切交遊的紀載，《詩人主客圖》為何將張祜列為白居易一派之下，或許可由下列幾點線索來思考。一是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序》論其詩：

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詞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噪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諫諷怨譎，時與六義



相左右。¹⁹

此處，陸龜蒙將張祜一生的創作分為兩個階段，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張祜後一個創作階段與元白體的詩歌創作內涵相似。張祜一生抱有濟世之志，期盼能有所作為，詩歌創作中也有不少強而有力、反映現實的作品，這類創作應該是張為將其列入以「教化」為主旨的白居易一派的重要原因之一。雖然今日看來，《詩人主客圖》對詩人的定位並不完全合理，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可能代表了當時許多人對張祜詩的看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詩人主客圖》中，張祜竟位列元稹之前。眾所週知，元和後白居易與元稹並稱「元白」，學習效法者甚眾，影響巨大，而張為卻將張祜置於元稹之前，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張祜在當時的詩名可能並不比擅名一時的元稹差多少。

再看皮日休〈七愛詩·白太傅〉：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歎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可為龜鏡焉。²⁰

從文學史及皮日休的這首詩中可以看出，即便是以「教化」為主要創作目的的白居易，也會創作浮艷的詩歌，張祜前期的詩風也與白居易有相似的寫作風格，這應該也是他被張為列入白派的原因。

再者，從張祜的部分詩歌中可以看出詩人試圖將眼中所見人民生活的苦難，以詩句表達出來。如〈苦旱〉：「河上勞兵地，江南酷旱天」、「公租與私稅，焉得俱無傷。今年已憔悴，斗米百錢償。」詩句中說明人禍加天災造成人民生活相當艱難，表達了他對人民苦難的同情。再如〈江西道中作三首〉、〈憂旱吟〉、

¹⁹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木鐸書局，1982），卷52，〈張祜〉，頁795。

²⁰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608，頁2014。



〈悲納鐵〉、〈投蘇州盧中丞〉等詩，數量雖然不多，但都投入強烈的個人感情，也反映了民生的疾苦，流露出詩人對人民生活的關懷、對於國家和平、人民安寧的迫切願望，這更是貼近元白詩派的諷諫風格。

（四）僅揄揚但不歸派別

元和十五年²¹，節度使令狐楚曾作表向朝廷推薦張祜，表內謂：「凡制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幾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²²令狐楚為當時極有政治和文學地位的節度使，在可考的資料中不見他與張祜有深入的交遊或酬唱往返，但他卻願意表薦張祜，主要的原因除了當時張祜已詩名在外，另一個可能就是令狐楚實際讀過他的詩作，認為值得極力向皇帝推薦，最終雖因元稹的因素不獲皇帝賞識，但也無損張祜的詩名。

另外，晚唐杜牧平生清高傲氣、自視甚高，他在〈獻詩啟〉中自形得意的說：「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²³意思是說他作詩絕不媚俗，要作出有自己風格的詩，由此可見他的傲氣。但他卻作了一首詩送給張祜，在〈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詩中：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崩通。
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

²¹ 此據傅璇琮考證，令狐楚鎮天平始於大和三年十二月己丑，而元稹大和四年正月辛丑已由尚書左丞出為武昌軍節度使。因此目前學界大多認為，此事應發生在元和十五年秋令狐楚為宣歙觀察使時。

²² 清·董誥等奉飭編，《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卷 539，〈進張祜詩冊表〉，頁 5476。

²³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321。



曹植和劉楨，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中最有才華的詩人，杜牧認為張祜的才華還勝過曹植和劉楨；又借用孔融推薦禰衡的典故，深為張祜空有才能卻未獲重用而惋惜。同時，杜牧也在〈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中稱讚張祜：「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²⁵，前句以反問句寫出張祜的人品非常人可比，後句以「萬戶侯」做映襯，說明張祜作詩敏捷、產量豐富，千首詩的才情和藝術價值，遠非官位可相比的；一個「輕」字既反襯出張祜詩價值之「重」；也點出張祜心中「輕」王侯的傲骨，再度給了張祜極高的評價。這份稱讚或許有氣味相投的「過譽」，也或許是出於憤慨不平的同情與慰勉，但不可否認的，晚唐詩人應該普遍都給了張祜不錯的評價。

綜上所述，在唐代人們對張祜的認識與接受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為他的詩作反映現實、放言橫肆、充滿風骨氣力，可入杜甫詩派；也有人認為他的詩作通俗流麗、詞曲艷發，可入白居易詩派；；也有人他的詩作清新雋美、氣力壯闊，屬於南朝詩風。總之，他才華洋溢、苦心作詩，在唐代獲得了不同接受者不同面向的重視。

四、宋至清代文人對張祜詩歌成就的稱譽

唐代文人基於個人角度、詩歌流播、社會風尚、時代心理等因素，嘗試根據張祜詩的風格為他劃歸流派或加以揄揚，但從宋代開始隨著文學觀念的演進、張祜晚年作品的出現、張祜詩作收集漸趨完整等因素，宋至清代文人能有

²⁴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 523，頁 1730。

²⁵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 522，頁 1726。



更宏觀、多樣、全面的角度銓評張祜的詩風。他們大多不為張祜劃歸派別，而是從他的宮詞、樂府、五律等不同詩體去探討張祜詩的價值，透過這些文人的分析與稱賞，進一步的提舉了張祜在文學史的地位。

宋代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文中謂：「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錢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唐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²⁶晁說之在北宋後期和南宋初期的士林中，詩文書畫皆善，但他主要的精力與貢獻，在於對儒學研究與傳承上。也因為如此，他對杜甫其人其詩有著很深的感情與嚮往，對其詩文推崇備至。在這裡他將張祜與李商隱、杜牧、錢起、司空圖等著名詩人放在同一高度，甚至可與韓愈齊名；又認為張祜的詩風源出於於杜甫，可謂給了張祜的詩極高的評價。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詩歌多矣，而張祜所作尤多，皆他人詩所未及矣，……，皆可補開、天遺事，弦之樂府也。」如〈千秋樂〉、〈元日仗〉、〈正月十五夜燈〉：

八月平時花萼樓，萬方同樂奏千秋。
傾城人看長竿出，一伎初成趙解愁。²⁷

文武千官歲仗兵，萬方同軌奏昇平。
上皇一御含元殿，丹鳳門開百日明。²⁸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

²⁶ 宋·晁說之：《嵩山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卷 516，〈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²⁷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54。

²⁸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53。



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²⁹

在此，洪邁重視的是張祜樂府詩歌記錄歷史的價值，尤其是開元、天寶盛世期間的宮中故事。從張祜的此類詩中，在內容上我們可以看到唐代風俗節令的特點，詩作上雖有對前人的繼承與沿習，但也有自己的發展與創新，情感上更可感受到他對盛唐的歲月有無限的追慕之情。

元代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引時天彝《唐百家詩選評》：「張祜樂府，時有美麗。」³⁰認為張祜的樂府詩常有佳篇或佳句，注意到了張祜的樂府詩。如〈塞下曲〉、〈從軍行〉曰：

二十逐嫖姚，分兵遠戍遼。雪迷經塞夜，冰壯渡河朝。促放雕難下，生騎馬未調。小儒何足問，看取劍橫腰。³¹

少年金紫就光輝，直指邊城虎翼飛。一捲旌收千騎虜，萬全身出百重圍。黃雲斷塞尋鷹去，白草連天射燕歸。白首漢庭刀筆吏，丈夫功業本相依。

32

兩詩描寫從軍將士的志向與辛勞、塞外的風光和大丈夫尋就功業的豪氣，這是初、盛唐時常見的詩作，但在身處國力已衰中唐的張祜筆下，並無氣勢衰退的痕跡，更突顯詩人自身對政治的抱負與審美情趣，豪邁的風格與筆力甚至不輸盛唐的邊塞詩。

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七：「張承吉五言律詩，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

²⁹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57。

³⁰ 吳師道：《吳禮部詩話》（北京：中華出版社，1985），頁 43。

³¹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42。

³²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544。



他處。當時以樂府得名，未是定論。」這裡胡震亨認為人們只注意張祜突出的樂府詩，並認為他以樂府詩得名，似乎不夠確實，應該注意的是張祜的五言律詩，尤其是描寫特有景物或地點的五律詩句。張祜的五言律詩能抓住不同地方的獨特風貌加以描繪和提煉，形象傳神的再現各處的山水風貌，並且隨著景物的不同渲染出獨特的氛圍，如〈題杭州孤山寺〉、〈題潤州金山寺〉、〈題潤州甘露寺〉：

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³³

一宿金山寺，超然離世群。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³⁴

日月光先見，江山勢盡來。冷雲歸水石，清露滴樓臺。³⁵

這些題詠寺廟之作，不但能抓住每一個地方獨特的環境，創造獨特的氣氛，以清麗淡雅、樸素自然的文字，清淡圓熟的筆法，描繪出一幅幅清新寂靜、明媚雅致、超然出俗的古寺畫面，展現各寺廟自有的特色；而且擅長以白雲、鐘聲入詩，化實為虛，凸顯清微淡遠的意境，形神皆肖的展現各寺的不同特色；這些作品描寫環境、景物重在寫實，給人身歷其境的感覺，描寫時又能略去次要的、不具特色的地方，突出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因而個性鮮明。余成教說：「張承吉五言詩……皆時地各肖，有聲有色。」³⁶算是相當貼切的讚語。

明·高棅《唐詩品彙·五言律詩十二·接武下》：「降及貞元以後，戎昱、李益、戴叔倫、張籍、張祜之流，無足多得，其有合作者遺韻尚在，猶可以繼

³³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17。

³⁴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09。

³⁵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 116。

³⁶ 清·余成教：《石園詩話》第十八冊，收錄於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述盛時。」³⁷高棅的看法與洪邁的見解相近，認為在張祜五言律詩中，有許多描述盛唐社會、文化、風采的詩句，大量保留了當時的時代風貌，這些詩句的價值很高。

上述評家關注了張祜詩的內容，或記塞外風光、或記開、天遺事、或記事廟景色，都能有突破前人之處，整體來說，也給了張祜不錯的評價。

許學夷《詩源辯體》：「張祜，元和中作宮體七言絕三十餘首，多道天寶宮中事，入錄者較王建工麗稍遜，而寬裕勝之。其外數篇，聲調亦高。」³⁸如〈華清宮四首·其二〉、〈折楊柳枝二首·其一〉、〈雨霖鈴〉：

天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

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³⁹

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

傷心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⁴⁰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

長說上皇垂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⁴¹

張祜早在年輕時就已享有詩名，而他能夠享有盛名，有部份的原因也是因為他的宮體詩，這些宮體詩流佈甚廣，已被當時文人所激賞，上列幾首宮體詩超越了它原本以女性之特徵、情感描寫為主的題材，擴大範圍藉由宮詞重新審視李

³⁷ 明·高棅：《唐詩品彙》（臺北：學海書局，1983），卷67，〈五言律詩十二·接武下〉。

³⁸ 明·許學夷：《詩源辯體》（臺北：學海書局，1983），卷29。

³⁹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188。

⁴⁰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184。

⁴¹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頁213。



楊歷史，進而表達自己「諷諭怨譎」的態度。

王建以百餘首宮詞對宮廷生活做了多層次、深入的描寫，清楚的展示了元和、長慶、寶曆年間的宮廷生活實況，也在宮廷詩中自然流露出關懷、悲憫、諷喻等筆觸，擺脫了傳統宮廷詩的窠臼，使他的宮廷詩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許學夷將張祜的宮詞與王建並列，甚至認為在創作風格上，他的充實綽然度是勝過王建的宮廷詩，給張祜的宮體詩極高的評價。

清代是張祜詩受到關注與重視的時代，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的詩集逐漸收錄完整，與張祜有關之評論、紀事、註錄等資料也收錄於各家詩話之中，使得論者能從更多面向來評述他的詩作風格與價值。

首先，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五十一云：「要其宮體小詩，諷諭怨譎，與六義相左右，未可以雕蟲小巧目之爾。」⁴²此評論附和陸龜蒙對張祜宮體詩的評譽，更認為不可以小看這些宮體詩的價值。

清·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二十八〈瑣綴類〉謂：「唐張祜，長慶、寶曆間詩人之翹楚。」⁴³王士禎論詩主張「神韻」，此處雖未明白指出張祜以何種詩體成為「翹楚」，但認為他是長慶、寶曆年間，詩人群中較為突出的。另外，王士禎在〈唐人萬首絕句選序〉也說：

漁洋山人撰宋洪氏唐人萬首絕句既成……，開元天寶已來，宮掖所傳、梨園弟子所歌、旗亭所唱、邊將所進，率當時名士所為絕句爾，故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昭陽日影之句至今豔稱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傳尤

⁴² 清·吳景旭編：《歷代詩話》（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 51，頁 723。

⁴³ 清·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卷 28，〈瑣綴類〉，頁 817。



衆，好事者至譜為陽關三疊，他如劉禹錫張祜諸篇尤難指數……。⁴⁴

這裡看到張祜詩與當時諸著名詩人的絕句並列，雖無法明確說明張祜詩作的突出之處，但可以說明張祜的絕句在當時是具有「能見度」的，是被梨園弟子所傳唱的。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一說：「張祜絕句，每如鮮葩颯灑，焰水泊浮，不特『故國三千里』一章見稱于小杜也。」⁴⁵他在此處提出張祜的絕句像水面上的鮮花，意指他的絕句清麗脫俗；另外，翁方綱的論詩態度是主張詩歌的考證和史學價值，在此也可合理相信翁方綱認為張祜的詩具有一定的價值。

清·李懷民《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曾指出：「承吉作宮詞絕句，韻味風情不下王仲初，樂府長歌亦各成格調。獨五言近體，刻入處太逼閬仙，或私淑賈氏者也，斷為及門一人。」文中除了推崇張祜的宮詞與樂府長歌，更看出張祜的五言近體詩風格上與賈島相似的特點，故在《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時推翻唐代張為《詩人主客圖》的看法，將賈島立為「五律清真僻苦主」，分上入室李洞；入室周賀、喻晷、曹松，升堂馬戴、裴說、許棠、唐求；及門張祜、鄭谷、方幹、于鄴、林寬，張祜被歸入賈島一派。

眾所皆知，中唐時期兩大詩歌流派的崛起。一個是以白居易為首，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人為羽翼；另一個則以韓愈為首，孟郊、賈島、盧仝、李賀等為羽翼，他們面對盛唐詩歌創作的高峰之後已有「極盛難繼」的困境，力求變化創新、另闢蹊徑。白派詩人對杜甫的繼承，側重在他敢於反映現實、批評社會黑暗。他們學習杜甫「因事立題」、用樂府詩寫時事的精神，在理論上和

⁴⁴ 清·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上海：錦章出版社，1927），卷2。

⁴⁵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



創作上也大力提倡用樂府詩反映民生疾苦；韓派詩人則繼承了杜甫在藝術上刻意求新求變、富於創造性的精神。在內容上，他們精思苦煉、雕刻字句，描寫險怪、醜惡、幽僻、苦澀、冷豔，兩大詩派的書寫風格與內容可說是涇渭分明，但張祜卻被不同的詩評家歸入不同的派別，其可能的原因應為他的作品寫作面向較廣，各有不同的側重點，不同的詩評家根據看重的面向、個人的喜愛、作品的完整度，而給予不同的劃分與評價。

清·宋育仁《三唐詩品》亦云：

七言構體生新，勁過張王，而同其風味。琢詞洗骨，在東野、長吉之間。
〈雁門〉、〈思歸〉，尤推高唱。五律蹇澀之中，時生俊采，其雅琴之變曲，
隱士之幽音乎？」⁴⁶

這裡，宋育仁推崇的是張祜的七言詩和五言律詩，認為他的詩體新穎、不落俗套，勝過張籍、王建，語詞的雕琢洗鍊，可與孟郊、李賀比肩；五言律詩也常有佳作，流露高雅隱逸之風。

經過唐末至明代論者的整理與對整個唐宋詩歌藝術的總結與觀照之後，清代詩評者擁有了更多的觀念與批評理論，張祜的詩歌在這一個階段受到了更為嚴厲目光的審視。與唐至明代論者相比，清代論者有條件在整個唐宋詩歌發展的全貌下檢視張祜詩歌的藝術成就和地位，具有唐至明代論詩者所無法比擬的優勢，詩評者無論是從樂府、絕句、律詩等詩體，或從邊塞詩、宮中詩、社會詩、題寺廟詩等內容論述，都給了張祜詩歌更全面且肯定的評價。

總之，張祜詩作數量高達五百餘首，相當可觀，但是對於面對整個唐宋時

⁴⁶ 清·宋育仁：《三唐詩品》，卷 2，考雋堂刊本。



代高度發達的詩歌藝術的今人來說，張祜只是詩壇上一個模糊的名字，而在中唐文學史上常常被一筆帶過，甚至被忽視，但經過耙梳歷代詩話與文本記載就會發現，他在當時是一位雅俗共賞、頗具影響力的詩人；更甚者，自唐代至清代，詩人與評者對張祜的詩歌的評論多是帶有揄揚與推崇的。

五、歷代論者對元、白排抑張祜事由之解讀與討論

張祜詩論中最受大家關注的事件，莫如大量的資料討論「元稹、白居易對待張祜的態度」，在此先論述元稹嫉妒張祜詩才一事，關於此事的紀錄首度出現於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一〈薦舉不捷〉條：

張祜元和、長慶中，深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自草薦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表進。獻辭略曰：「凡製五言，苞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輩流所推，風格罕及。」云云。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門下。祜至京師，方屬元江夏偃仰內庭，上因召問祜之辭藻上下，稹對曰：「張祜雕蟲小巧，壯夫恥而不為者，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祜以詩自悼，略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⁴⁷

令狐楚以古文大家聞名，擅長四六駢文，在當時文壇，把他與杜甫、韓愈相提並論，稱：「杜詩、韓文，令狐奏章」。當時的奏章，多用四六駢體文，他的奏章被視為當代第一。因此在文壇、政壇都有很高的聲譽，被譽為庾信之後的古

⁴⁷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11，〈薦舉不捷〉，頁122。



文文宗。他在天平軍節度使任上舉薦李商隱，也曾親自提點過張祜駢文的寫作技巧，獨具慧眼，相當賞識張祜的才華，彼此交往雖不深入，但認為他突出於同輩之中，請張祜準備了自己的詩作三百篇，親自撰寫薦表為朝廷舉薦人才，希望能為朝廷所用；能得到令狐楚的推薦，張祜是相當有機會獲得皇帝的賞識，當時穆宗召見重用的大臣元稹詢問意見，元稹以「張祜的作品多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若獎勵他，恐怕會造成文壇的不良風氣」回覆皇帝，張祜就此遭到擱置，也毀了張祜可能的前途。此段記載也見於計有功《唐詩記事》、辛文房《唐才子傳》等書。

根據這篇記載及杜牧、皮日休的相關詩文，後世論者多以張祜因元稹的排擠而導致終身無法出仕、展露才能。細究元稹的回答，可以看出他是根據穆宗問張祜的「辭藻上下」而回答，主要否定的是張祜的文章風格，並未涉及人身攻擊或人品的指責，更稱不上是「壓抑」張祜了。再依現存資料考索，在此之前張祜與元稹並未曾謀面，也未有任何齟齬或扞格，所以元稹實無抑制張祜的理由。

另外，前文已述及，張祜一生詩名甚盛、詩風多樣，多數人看到的是張祜不同面向的詩風，樂府詩、宮體詩、艷詩、社會詩、題詠詩等不同風格的詩，都具有不同的討論與評價。令狐楚請張祜「錄新舊格詩三百首」，他自己到底錄了那些詩進獻，從現存的資料中已不可考，但以他於元和十五年進獻詩集來推算，張祜當時約為二十九歲，佐以陸龜蒙《和過張祜處士丹陽故居詩序》論其詩：「祜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詞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重其才，合噪得譽。」可得知，那時期的張祜主要是以宮體小詩、豔詩得名，從元稹的觀點來看，這種詩風不利於文壇，故建議穆宗不應予以獎賞拔擢，應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白居易薦拔徐凝而屈抑張祜事件。此事件紀錄最早出現於唐末范攄《雲谿友議》卷四〈錢塘論〉曰：

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祜榜舟而至，甚若疎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稔，各希首薦焉。中舍曰：「二君論文，若廉、白之鬪鼠穴，較勝負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凝為先，祜其次耳。……，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偶對，何足奇乎？不如徐生雲：「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⁴⁸

《雲谿友議》為唐代筆記小說，此書記載開元以後異聞野史，尤以詩話為多。

此〈錢塘論〉中記述徐凝、張祜到錢塘見白居易，希望能得到他的推薦，白居易認為兩者的作詩能力旗鼓相當、難分高下，於是要他們現場賦詩一較高下，詩成之後，白居易當下評比，給了徐凝較佳評價，以解元薦送複試；此記載在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元辛文房《唐才子傳》等書亦有記載，也應取資自此書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二〈爭解元〉條亦雲：

白樂天典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自負詩名，以首冠為己任。既而徐凝後至，會郡中有宴，樂天諷二子矛盾，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又〈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雲『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不對，於是一座盡傾，凝奪之矣。⁴⁹

⁴⁸ 唐·范攄：《雲谿友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4，〈錢塘論〉，頁24。

⁴⁹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卷2，〈爭解元〉，頁17。



此記載與《雲谿友議》雖略有不同，但說明的是同一件事。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雲谿友議》記載張祜與徐凝比詩之後，白居易給了徐凝較高的評價，並以解元薦送；而《唐摭言》的記載則是「一座盡傾」，白居易和與會的所有士人同時認為徐凝的詩才是高過張祜的，並非只是白居易一人出於私心而有意壓抑張祜。

再從相關記載中也可看出，白居易對張祜的詩名其實早有所知，也讀過張祜的詩，對張祜是存有好感的。晚唐孟棨《本事詩》的〈嘲戲〉類中記載：

詩人張祜，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祜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祜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⁵⁰

從記載中說明白居易與張祜第一次見面，即互相以對方做的詩開玩笑，可見彼此並無嫌隙或舊怨，既然如此白居易應該無理由要「揚徐抑張」，當天的兩人比詩後，白居易以徐凝為首薦送，應是當天徐凝所做的詩的確勝過張祜，並非張祜在白居易印象中的聲名不好，因此白居易有意壓抑張祜。而張祜也坦然接受這個結果，事後還「歡宴」，可見當時彼此印象與感情應該不錯。

更值得注意的是，本篇記載說白居易任蘇州刺史時，張祜「未嘗識白公」，說明張祜當時還不認識或剛認識白居易，白居易「典杭州」是在「刺蘇州」之前，若真有張、徐爭解元一事，則此處的記載與《雲谿友議》的記載就有了矛盾。孟棨生年在元和初（811）⁵¹，於開成年間任職梧州，年輩約晚張祜二十歲

⁵⁰ 唐·孟棨：《本事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卷中，〈嘲戲〉。

⁵¹ 此據陳尚君：〈《本事詩》作者孟棨家世生平考〉（「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 13 屆年會暨唐代文



左右，他又曾「出人場籍三十餘年」，也曾在京城擔任過司勳郎中，因此關於各種科場軼事，應該多少都會有些聽聞，他的《本事詩》成書時間約在同時，也應該會記錄下來，即便可能因某些因素，雖有聽說但沒有將徐凝和張祜爭解元的事記下，倘若如此，也不會在〈嘲戲〉類中用「未嘗識白公」的句子，比較可能的是根本沒有如《雲谿友議》所書徐、張爭解元此事，或是雖有此事，也無白居易薦拔徐凝而屈抑張祜的情節，而是範攄根據未證實的傳聞、個人見解或其他因素，留下了此段記載。

因為有了元、白貶抑張祜的傳聞出現，晚唐詩人杜牧曾以詩歌為張祜抱屈，〈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

百感哀來不自由，角聲孤起夕陽樓。碧山終日思無盡，芳草何年恨即休？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52

杜牧與張祜原本即惺惺相惜，會昌五年（845）張祜從丹陽的住所前往池州探望出任池州刺史的杜牧⁵³，兩人遊宴唱和、遊江泛舟、臨洞登高，在登上九峰樓極目遠眺之後，杜牧突然有所感傷贈詩張祜為他抱不平。詩中一開始述說無窮的感慨與悲憤湧上心頭，頷聯以曾經同遊的青山為引子，兩旁的芳草伴隨友人遠去天涯，山峰依舊翠綠，但遠方故人的情況卻不明朗，這種離別的愁緒是令人難受的，一個「恨」字代表的是自己對友人不受賞識的憤慨。頸聯收拾情緒，轉為安慰張祜，以「目不視睫」暗喻白居易的無知，無法欣賞張祜的才華，「道非身外」是稱讚張祜詩藝之高，有道在身，不必向外處追求，以此來安慰求仕

學國際研討會」論文，2006），頁 1-8。

⁵²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北京：國際文化出版，1993），卷 522，頁 1726。

⁵³ 繆鉞：《杜牧年譜》（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頁 173。



不遂的詩友。尾聯更加推崇張祜的才華與人格，認為他把詩歌看得比高官厚祿更重，沒有誰比得上他的清高與豁達。再如〈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薦衡昔日知文舉，乞火無人作蒯通。」借用孔融有識人之明而上表向曹操薦舉彌衡和蒯通向丞相曹參乞火的典故，惋惜張祜曾得令狐楚的推薦，但沒有遇到蒯通般說好話的人，因此終不得進用。

杜牧在唐代文人中，性格是高傲自信的，從不輕易的稱讚別人，但卻為張祜的遭遇發出不平之鳴，除了文人相惜，還有其他的因素。首先，杜牧此時認識的張祜已經年老，詩寫得更好了，詩名也更大，已是較為成熟的張祜，詩歌作品也以多面向的書寫、編集與展現，杜牧比起元稹、白居易更能全面的觀察張祜的為人與作品。其次，杜牧本身是個有著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的詩人，無奈生活在晚唐那樣的環境中，無以施展，一無所成，也有懷才不遇的牢騷，想到好友張祜也面臨同樣甚至更糟的處遇，故而同情友人的命運，發出惋惜的話語。再其次，杜牧本身與元、白不合，根據《雲溪友議》卷四記載，杜牧曾與李林宗、白居易談論文學，當面貶譏：「元、白詩體舛雜。」可見他是瞧不起元、白的詩風；甚至在他為李戡寫的〈李府君墓誌銘〉中，假借李戡的口罵元、白的詩是「淫言媒語」、「纖豔不逞」，甚至感慨自己地位不夠，否則將「用法以治之」⁵⁴。

關於元稹、白居易排壓張祜之事，經過《雲溪友議》及《唐摭言》的紀錄，加上杜牧寫詩為張祜抱屈，似乎已成為多數詩評家或詩論的定論，但根據本節的探討，元、白排抑張祜一事，實仍有待更多資料證明及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⁵⁴ 清·董誥等奉飭編：《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卷 755，〈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誌銘〉，頁 7834。



六、結語

經由上述之討論，可知張祜是一位生活在在中晚唐之際著名的處士詩人，終身未能仕達，有五百餘首詩歌傳世，這個數量在整個有唐一代是相當可觀的，除了數量可觀，他的詩風也是多樣的，因此在唐代詩壇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當時他詩名顯著，地位在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許渾、陸龜蒙、皮日休等人之上，但是這樣一位有名的詩人，卻因為性格狂傲耿介，不肯稍屈以待人，導致仕途不順。雖然如此，因為張祜始終保有初盛唐以來推崇風雅、氣骨的傳統詩學觀念，加上外在的政治、文學、經歷等因素，與詩人內在的個性與文學修養，在在都影響著他的詩歌創作，使其詩歌風格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面貌，也使得他的詩歌不至於被淹沒在中晚唐眾多詩歌流派中。

其次，晚唐以來，詩人及論家試圖或為張祜詩歌的體派作歸列，或推崇他的詩歌價值與地位。張為、陸龜蒙首先注意到張祜反映現實、具教化作用的作品，王贊、顧陶看見張祜標舉風雅、注重氣骨的部分，李群玉則是看見張祜意境清新的一面。令狐楚、杜牧雖不為張祜劃歸體派，但以與著名詩人並舉的方式，推許他的詩歌成就與價值。

再者，自宋至清代，隨著張祜詩集的整理與流傳，詩論家見到他多面向、風格的作品，從樂府、五律、宮體、懷古、題寺廟詩等不同視角討論張祜的詩歌創作，展開更為細密的討論與分析，更將他的成就推向高峰。

總之，從歷代評者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張祜詩在不同的題材、類型與風格中對杜甫、白居易、韓愈、賈島、王建等人的詩歌確實有繼承或相通之處，但若將張祜歸入任何一位的門下，卻又都不恰當，亦不能全面的反映其詩歌風



格與成就。

元稹與白居易前後兩次壓抑張祜，使得張祜的仕路遭阻之事，從唐代《雲谿友議》和五代《唐摭言》首見記載之後，加上後世論家的傳記與評述，幾乎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公案，但若對原文細加闡析，以釐清記載的本意，佐以其他史料參證，可以發現可能有「文本誤讀」或「歧義」的情況，欲釐清真實情況，須待更多資料以證明。一位詩人能長期受到詩評家之關注，在不同詩作風格引發不同面向的討論，也證明張祜詩歌的高度成就。

七、參考書目

(一) 傳統文獻

(唐) 範攄：《雲溪友議》，(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唐) 孟棻：《本事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年)。

(五代) 王定保：《唐摭言》，(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年)。

(宋) 計有功：《唐詩紀事》，(臺北：木鐸書局，1982 年)。

(宋) 晁說之：《嵩山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 年)。

(明) 高棅：《唐詩品彙》，(臺北：學海書局，1983 年)。

(明) 許學夷：《詩源辯體》，(臺北：學海書局)。

(明) 朱警重編：《唐百家詩 存一百五十五卷，附唐詩品一卷》，1522 年。

清聖祖禦定：《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清)董誥等奉飭編，《欽定全唐文》，(臺北：中華書局，1987年)。

(清)吳景旭：《歷代詩話》，(臺北：世界書局，1961年)。

(清)王士禛：《帶經堂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清)宋育仁：《三唐詩品》，卷2，考雋堂刊本。

(清)翁方綱：《石洲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

(二) 近人論著

尹占華：《張祜詩集校注》，(四川：巴蜀書社，2007年)。

(宋)葛立方著、嚴一萍選輯：《韻語陽秋》，(臺北：中華書局，1985年)。

傅璿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臺北：中華書局，1987年)。

蔡鎮楚編：《中國詩話珍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

繆鉞：《杜牧年譜》，(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三) 碩士論文

陳怡秀：《張祜詩研究》，(台北：政治大學，1995年)。

李輝：《張祜宮詞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02年)。

盧嬌：《張祜詩歌研究》，(安徽：安徽師範大學，2005年)。

王靜：《張祜紀遊詩研究》，(河北：河北大學，2006年)。

秦毅：《張祜詩歌風格研究》，(陝西：陝西師範大學，2008年)。



蘭芳：《張祜詩歌研究》，（福建：福建師範大學，2008 年）。

金文佳：《張祜詩歌與唐代文化》，（上海：上海師範大學，2009 年）。

高率：《張祜題詠詩研究》，（安徽：安徽大學，2012 年）。

李菁：《張祜詩集考論》，（山東：山東師範大學，2013 年）。

劉凱：《張祜樂府詩研究》，（河北：河北大學，2015 年）。

黎欣：《張祜詩集版本考辨》，（河南：河南大學，2015 年）。

（四）期刊論文

陳才智：《張祜與元白詩派的離合》，（文學遺產，2005 年）。

代 偉：《論張祜、韓愈的詩學觀及其詩歌創作上的特點》，（湖北：湖北師範學院學報，2008 年）。

